

闽东星火

■邱树添

展游击战争。5月15日,陶铸主持召开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对闽东斗争做出新的指示。

会后,陶铸赶赴闽东实地指导和组织武装暴动。

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杨而菡受命,于6月6日深夜巧袭官坂,成功暴动。陶铸接报后于6月11日向党中央报告。6月17日陶铸来到这个与福州接壤的村子,实地考察后吩咐杨而菡: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游击队可先在此驻扎。

陶铸返回福州后派人给连江县委送来一面红旗、两把军号、五把朴刀和一百多发子弹。几天后杨而菡根据陶铸指示,带领20名队员在合山护国寺前升起红旗,宣告闽中第一游击支队正式成立。支队以连江官坂、长龙山区为中心向蓼沿、小沧山区发展,开展连罗山区的游击战争。

与此截然不同,此时福安形势却频频告急……

“1932年我跟马立峰去福安一个月,福安地方小,那时还不根据根据地,可以搞点小斗争。当时市委主力放在农村,先搞武装而后发动群众。我去福安时,与马立峰同志首先把不能回家的十几个同志集中起来,在离福安五六十公里的大山上搞个小队伍。”1959年10月5日,已是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仍把牵挂的笔端伸向了千里之外的闽东,在《闽东初期革命的斗争情况》一文中回顾了这段革命生涯。

时间回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全国,各界群起响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了新希望。1925年前后,许多在外求学的闽东籍进步学生接受了革命思想。1927年3月,闽东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古田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在古田县五保街的一座老宅秘密诞生,由此揭开了当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

1931年夏,福建省委派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主要创建者之一邓子恢,以农村巡视员名义到闽东开展巡视工作,福安、连江两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五抗”斗争。但由于闽东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对如何根据本地实际组织和武装农民又无正确的认识和对策,因而公开的武装斗争迟迟难以开展。于是,时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急忙跑到福州搬救兵。

显然,福安的情况很不乐观。点燃连江革命烈火后,陶铸便腾出手来着重处理福安问题。1932年6月下旬,他一路跋山涉水200多公里首赴福

安巡视工作。在县委会关一落脚,他就按照事先谋划,着手布置组织农民暴动和建立工农红军的任务。在溪潭马山村郭盾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帮助县委成员及有关同志认清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介绍了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陶铸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闽东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地理位置等方面情况,对闽东革命有了清醒的判断。他还帮助闽东党组织总结了福安平巢斗争,连江透堡农民减租抗债斗争得失,批判并纠正党内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倾向。不论从军事斗争,还是思想政治上,都让詹如柏等同志豁然开朗。

陶铸在福安深山老林风餐露宿待了一个月。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精心调教和锤炼的队伍,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信仰坚定,对革命无限忠诚,作战勇敢,愿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所以,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具有军事斗争经验和战斗力,成为闽东红军独立师以及随后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的骨干。

1932年9月14日中秋前夜,詹如柏、陈挺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采取里应外合办法,袭击了陈氏地主民团,发动了“兰田暴动”,缴获了17支步枪和1支短枪,打响了闽东革命暴动第一枪。第二天便正式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公开打出了工农武装斗争的旗号。分析其战略,不难看出与“厦门劫狱”手法如出一辙。福州中心市委主办的《工农报》特地载文《活跃的闽东工农游击队》。

一束跃动的薪火渐成燎原之势。

闽东革命烈火熊熊,引起当地反动势力的恐慌。1932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海军马尾要塞司令派出海军陆战队,对合山进行“围剿”。由于游击队事先得到消息紧急转移,敌人扑空后便恼羞成怒,在村里大肆杀人放火。福州中心市委接报后在报刊上发表“国民党在连江杀人放火”的报道,向社会揭露国民党军队的暴行。同时陶铸出面通过互济会募捐到一笔钱款及粮食衣物,并派专人送到合山村慰问受难群众。

这次军事行动失败后,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游击队伍中拉拢收买不纯分子,从内部瓦解捣垮游击队。

革命与反革命,忠诚与背叛,沉痛的教训换来的是深刻的思考。陶铸及时总

重视,陆续选发了不少部队作者的作品。报社后来新辟《椰岛长城》版,我得以全方位地为部队宣传服务。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因缘,我后来主动申请加入了预备役部队。授衔那天,我笑得嘴巴一刻也没有合拢过。当《南国都市报》以“女作家穿上绿军装”为题对我进行报道时,我的言语里抑制不住喜悦与骄傲。去连队训练走正步,我一脸阳光映得整个队列也喜气洋洋。那段时间我天天想,若是战争需要,我一定报名上前线当一名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中报道英勇参战的英雄事迹,纵然牺牲也无所畏惧。

没过多久,有朋友邀我为一位将军写篇文章。我花了半个月时间看将军的履历资料。将军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还曾在一次战役中担任过指挥官并光荣负伤。在一份描写局部战役的资料中,我真切体会到军人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对军人的情怀瞬间升华为一种敬仰。

斗转星移。我人生的轨迹从海南延伸到了京城。但是,我与军人的缘分并未中断。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应邀创作有关开国大将黄克诚的电视剧本,也因此结识了一批为军队事业燃烧生命的军人。他们每个人的履历对我来说都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我自己能接触到这样一个题材而深感幸运。随着对黄老的研究日益深入,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军队建设与发展也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当初的幸运感转化为深沉的责任感、使命感。黄老的军中生、军事思想,数十年如一日的敢说实话、坚持真理的伟大品格,在我心中立起一座英雄丰碑。我坚信这样一个革命英雄人物,将在历史的星空中闪闪发光。是啊,我如醍醐灌顶,潜藏心中几十年的军人情结,其实正是这样一种英雄情结,让我对一种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对正直公正的高贵人格、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英雄精神充满切切向往。

我渴慕英雄,更渴慕英雄辈出的时代。

名家近作

百斛之鼎,笔力独扛

洮江河河畔,簇满丁香和垂柳的小路上,人流十分密集。我常常错开小路,逆河流向,往河床之上的吉祥桥上走。

仰头向桥上攀登,只见空中一只只彩色风筝摇头摆尾。以前我多是早上独自在河边溜达,今天才改成傍晚散步了。

走着走着,忽然发觉自己被裹进一股悄然形成的潜流里。众声喧哗中,不用分辨也能感觉到有一支最雄壮激昂的乐曲,来自广场的环形路。最撩人兴奋的就是这乐声激越、旋律昂扬,站进去就必须奋力向前,想掉队都不可能的徒步队伍。这汹涌环流的队伍,让我忍不住联想起当年那“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和“骑兵进行曲”等军乐旋律。

我万万没想到,头回走进家门日夜广场的白发人,浑身细胞就这样被这昂扬的旋律激得活蹦乱跳。自己的白发很快被夜色染黑,整个人仿佛又回到20多年的军旅生涯。耳边回响的不仅是“向前,向前,向前”这支曲子,许多休眠心底的曲子也都开始复活了。“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跟着精神抖擞的徒步队伍,心想这训练有素的徒步队伍中一定有许多人是当过兵的,和这些当过兵的人走在一起,即使没当过兵的人不免也有了军人的步伐和姿态。

我忽然明白,一个有着多年军龄的老兵,因何能被这支徒步队伍吸引得热血沸腾,甚至返老还童了。又想到当年在部队的一次夜间长途野营拉练,我们全连一夜奔袭近百公里,第一个到达集结地,而我却是被班里几个老兵用背包绳牵拉着跑到底的。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我多年没这样参加类似军人的队列行走了,竟然跟着队伍走了整整7大圈。

我一边擦汗,一边兴奋不已地思谋其中的原因,认定是曾经的军龄和多年光荣传统起的作用。我十分留恋这种气氛,并向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打听这支徒步队伍的来历。有人忽然订

我们的队伍

刘兆林

住我的脸,问我是哪年转业。我反问他怎么知道我当过兵?他说:“没当过兵你能住这‘向前向前’的队伍里钻啊?你走路的姿势已经把你揭发了!”我说:“精简之前我被调离那个师了,之后我主动要求转业的。”他反而更惊喜地说:“太巧了,我转业后,儿子高考报了军校,军改后还留在部队呢!”我说:“太巧了,我转业后,儿子高考报了军校,军改后也还戎装在身!”

战友更加感慨:越裁越改越“鸟枪换炮”,儿子比老子牛多了,人家可是大踏步向前向前呢!



我们的青春(中国画)

曾迎春作

一段情,一辈子

■王子君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描写我心目中第一个英雄形象:关于祖父的传说在我的家族中几乎成了神话。祖父当年是北京新民的学子,抗日战争时奔赴战场,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祖父成了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英雄。我后来内心一直在渴望走向远方,并为这渴望一次次奔波漂泊,我以为这与当年对祖父的崇拜不无关联。

祖父是个军人、是个英雄,这在我年少的心里播下了从军梦的种子。

17岁那年,有同学穿上绿军装当兵去了。最让我羡慕的是有一个女同学也参军了,她穿军装的样子美极了。我想试穿一下她的军装,她手摁在衣扣上硬是舍不得脱,最后只将军帽往我头上扣了一下便拿开了。我突然发疯般去想,我要当女兵,我要有自己的一套军装!但这样的梦很快被现实粉碎,我只得把梦藏在心底。每每见到穿军装的人,我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真希望那个人就是自己。母亲的千儿子上军校时,我比母亲还开心。我有一个军人弟弟了!后来弟弟在部队成长很快,偶尔在春节回家探亲时,我就站在他和母亲身旁听他讲部队见闻。后来他和我前后脚到北京,每次去弟弟所在部队,我心中就莫名地涌起一种荣誉感。

第一次真正探访军营还是在海南岛。1988年,我年轻的心被十万人才下



文学

第4473期

丁香花开

■蒋德红

而起,落地不动,障碍跳跃英姿飒爽,单双杠器械一口气能从一练习做到八练习……由于童年骑马被摔过,我对跳跃存在心理障碍。有个课目刚好就是跳木马。我心里打怵,班长就一次次地给我示范。每次我下决心要跳过去,可助跑到木马跟前又总是“急刹车”。那天,班长使劲冲我吼:“你这个兵,连木马都过不了,还是军人吗……”

其他战友都整队带回了,偌大的操场只留下我和班长。那时我真有点不理解,觉得他好没人性。班长没再批评我,而是站在木马边对我说:“你来跳,跳不过去,我扶着推你一把……”看着班长认真的样子,我再一次鼓起勇气,助跑、腾空、扶马……一跃而过。当我稳稳地落在地上时,才知道被班长骗了——他根本没扶我。

新兵训练结束后,部队要组织阅兵。我们所有时间都转为分列式训练。开始,我踢正步踢不到位,就被班长喊出列,到一旁抬腿还必须与地面保持20厘米高度。有一次,痛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吼起